

王小龙◎著

寻根之旅

静宁地名笔记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寻根之旅： 静宁地名笔记

王小龙◎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根之旅: 静宁地名笔记 / 王小龙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90-0942-8

I. ①寻… II. ①王… III. ①地名—介绍—静宁县
IV. ①K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0276号

寻根之旅: 静宁地名笔记

王小龙 | 著

责任编辑 | 鲁小娜

封面设计 | 陈晓燕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330 千

印 张 | 25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942-8

定 价 | 6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序

有一次，中医院同一病室的两个人，在医院门口一个紧拉着一个的手。我听见他们这样亲切地搭话：

“他叔，你老家是咱县上哪里人？”

“老爸，我是咱北里细巷乡韩川村人。”

“你家住在哪里？”

“我家住在土弓寨沟畔上，左手巷子里第三户就是我家。病人出院后有时间了，一定到我屋里喝茶来。”

“能成，我一定来。”

以上几句简单的对话，对答的一方总是以自己所在地的地名为主要回答内容，亲切明了，直截了当。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听到。可以说，地名是日常用语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广义的社会学，把地名进行了归类。按属性分，它属非物质文化遗产；按功能讲，它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交往的必备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就是承载友情的一条纽带，紧紧联系着熟悉或陌生的双方。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出生地都不甚了解的人，从何谈起热爱家乡的话题。本地一组组历经百年风雨的地名，见证着村庄兴衰，浓缩了本土历史，是地方文化的鲜明胎记，间接地反映了当地人对其地名的认同感、归属感。也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一个个地名的牵引，你的日常行程或生活，将如盲人摸象般寸步难行。

人到中年，心想事成甚难，无助的孤独感常溢心间。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说过：“一旦写作成为你的主要毛病和极大快乐，只有死亡才能止住

它。”为了用文字报答养育自己的这片热土，我以身边俯身皆拾的地名为切入点，信心百倍踏上了历时数年的寻访征程。三九隆冬，独自骑车或搭乘公交，与老农围炉夜话，直到雄鸡报晓；烈日炎炎，和乡间鸿儒翻山趟河，全然忘记饥饱。几年坚持下来，书桌上竟积累了盈尺的资料。透过这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可以清晰地窥见百年间本地民众为了生存，由南向北艰难跋涉奋力前行的足迹。也正是他们在此迁徙过程中，“望地生义”“以姓起名”，首创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自然地名，由此形成一个个遥遥相望、宁静而温暖的村庄，构成了静宁大地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些无名氏的首创之功，后人应当铭记！

静宁地名最普遍的构成是姓氏 + 自然实体(或社会实体)，一般包含以下两个基本表意信息：一、此地主要居住的是哪一姓人家，如张仇家湾、张家井沟、赵家岔口、郭家圪柞、席家河、刘家塌山、王家大埂子，等等；二、此地有何地貌特征(或社会特征)，如胡家塬、张家小河、高家深沟、刘家阳坡、安宁、李家巷子、穆家堡子，等等。随便看到一个静宁地名，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人的信息，其次是自然的信息，最后就是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它间接表达了当地几代人的向善心理、求全心理、守成心理、归依心理，是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淡忘或忽视它，必有数典忘祖之嫌；重视并喜爱它，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几百年间，通过数次行政区划变动，目前静宁县境内有 24 乡(镇)333 村 2000 余个自然村落，地名资料异常丰富。首先，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以乡(镇)为单位，选取若干较有特色的村，作为某个乡(镇)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村各具特色，或历史悠久，如早在宋朝就被皇室“钦定”命名的治平、与党项族迁徙有一丝瓜葛的仁大；或名人辈出，如阳坡西山沟的刘氏、双岷樊梁的李氏；或民间文学色彩丰富，如三娘娘的诞生地曹务、民国年间地震故事丰富的细巷。其次在叙述中尽量采用地方方言土语，多以采访对象口述为主，不加太多形容词的修饰，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只因为一

半句静宁方言古韵生香,太可爱,太难割舍,再加上有些家族百年来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更使这些地名增添了无比厚重的历史沧桑感。

为全面反映某个村庄的历史,在选取的每个自然村中尽量写清楚以下四点:村名的由来,以前叫什么,中间又被“篡改”成什么,现在恢复成什么;姓氏的分布,有多少户人多少个姓氏,常住的有多少搬迁的有多少;山名的叫法,同样是黄土高坡,这里叫五台山,那里则叫插旗梁;还有本村的名人,无论从政、著文、修地、务果,只要在这个领域独有建树,有幸被载入各类志书的,都令人仰慕,值得大书特书。只有写清这四点,才算达到了进村入户不断寻访的终极目的。

寻访的过程悲喜交加,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得感谢一个个身居深山的老人,以其丰富而顽强的生存智慧,给予我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或许他们无缘看到这些粗糙的书稿,但昨日寻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些天,在一方土炕上、或一棵柳树下,我们一见如故,他们滔滔不绝地叙说,我钢笔不停地记录。他们既是一组组地名的创始人,又是孜孜不倦的传播者!凭借前世的缘分,我只是履行了倾听和记录的职责。如果没有他们昨天自然清晰的口述,也许就没有今天这本“自得其乐”的《寻根之旅:静宁地名笔记》。

是为自序!

目 录

原安	001
界石铺	027
灵芝	051
红寺	075
三合	091
四河	105
八里	127
细巷	151
城川	169
新店	183
城关	195
威戎	213
曹务	229
治平	243
李店	253
仁大	265
古城	273
司桥	285
甘沟	299

双岷	313
余湾	325
雷大	333
深沟	345
贾河	353
附录	359
后记	393

据地名资料载,静中本土有各类地名 2910 条,梁、岔、河、沟、嘴、湾、埂、坡、庄、堡、寨、滩、岷、坪、塬、寺、曲、队、川、山之类的占到九成以上,形象地代表着黄土高坡上一处处或分散或集中的村落风貌。有的人家住在河畔;有的人家住在沟底;有的人家修在半山腰上;有的人家独独地建屋在吃风梁上……这些地方都是具有灵性和充满农家气息的生活家园!一坯土墙,一口水井,一页砖头,一扇大门,一棵柳树,无声地诉说着每户人家的过去及现在。

还有一些地名,纯粹用《百家姓》中的姓氏组成,如苏赵、何杜、郭罗、陈马、谢吕;有些还在姓氏后面,不厌其烦地缀以让人顿生温暖的“家”字,如王公易家、张万锡家。这些地名,又多散布在干旱贫困的西北部地区,恰与本地先民由南向北梯次迁徙、开发建设的进程相吻合。为了追根溯源,我首先去县境北部的原安乡开始了寻访。

原 安

原安乡在册土地 8.8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18。据当地人说,其总面积可能远不止这些,应该在 10 万亩以上。因为,在与宁夏西吉接壤的部分村、社,因村民搬迁等原因,仍有大片荒地,听任野草疯长。由于“薄田不养人”,这里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他们形象地说:“咱们这里山大沟深,道路不通,穿个草鞋还没有脚后跟。”现在,大部分 35 度以上的坡耕地都进行了退耕还林,山上林草多了,植被好了,空气清新了,黄风土雾的日子少了,人的心情也好了。念过私塾的李老汉,拈着一把山羊胡子,站在山头,触景生情,自撰了一副有六个“山”字的对联:

高山,远山,森林山;

低山,近山,花果山。

冬日的太阳，慵懒地挂在天上；一条硬化路，随地势变幻着走向，时而起伏、时而平坦；路两边的旱地里，早有秋天覆盖的地膜，裹着刚刚探出头的麦苗，在幸福地酣睡；时有穿着臃肿的村妇，背着装柴的背篋，在村口与他人说着不咸不淡的闲话；正是星期日，由香港慈善人士捐资新建的原头村育恩苗圃小学大门紧锁，倒是门前雪白的墙壁上，刷写着崭新的红色标语——不断加快小康建设步伐。

第一站，我便去了原头村的赵思文社。离开结实的硬化路面，拐入坑坑洼洼的土路，车便有些颠簸。阴洼处，仍有薄厚不一的残雪，在顽固地堆着，听任上学的学生肆意踩踏。大约八分钟，我便看见刷有白色涂料、挂满了无数金黄色玉米的村庄的墙。

赵支书因连日感冒，去程义塍岷打针去了；女人在家领着孙子。见我们进门，她便急着舀水、取茶罐、找杯子、拿茶叶、端馍馍。

待说明来意，正蹲在炕前给孙子穿鞋的女人，急言粗语地说：“听老年人说，思家在海原地震时，几孔窑塌了，把一家子人全部打死了，没有留下一个人。赵家和文家，留下了几个人，照旧是这庄里的两个大姓。”停了一会儿，又说：“我个女人家，急忙给你说不清楚。碰巧今儿是个星期天，他爹爹（伯父）不去学校上课，可能在家里坐着，冬天没有啥做的，闲着呢，我出去给你叫去，他可能比我能说清楚些。”

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他爹爹”赵老师，一直出没在四堵墙里，从民办教师到小学高级教师，当了三十年老师了。遗憾的是，即将退休的他，由于消息闭塞，仍然不知道市上的教育局长短短几年间换了数人。但对于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却烂熟于心，坐在兄弟家暗红色的木沙发上，两只手互相不停地搓着，向我娓娓道来：

“我老家是余湾赵家阴洼人，有六个太爷，都是庄农汉，没有念过一天书。老年人说过，口和舌头好得很，有时候防不住了，还要咬一口。在一个锅里搅勺，兄弟们吃亏占便宜，忍一下就过去了。关键是妯娌

们,为了虱子大的一点事,也要争呢吵呢,一个不让一个,都想多占些便宜,经常惹得老人伤心、生气。树大终要分权呢!这是古理,谁也拗不过。三太爷便提出搭开锅另过,就一个人出来,硬是步行着到了这里,开荒种地,购买牲畜,把赵家的根扎了下来……从我记事起,赵家已在这里传了三四辈子人了。每逢年头节下,兄弟们之间,还一直相互走着呢!几年前,因为一点点小事,吵嚷着撕破了面皮,还把几辈子传下来的老案一把火烧了,从此就把铺在亲戚门前的路给彻底挖断了,从此再一直没有往来过,各受各的死气,各过各的日子。

“我父亲也是个庄农汉,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能吃苦,见啥会啥,庄农行里没一样难住他的。有个老会计,见我父亲人聪明,记性好,便教他识了几个字,先在生产队里当记工员,又当队长,一直干到文书。父亲去世后,我兄弟接了他的班,先当文书,再是主任,现在又是支书。在村干部这个行道里,我家两代人前后干了四十几年,不容易得很。

“咱这庄里只有 26 户人家,七个姓:李家 6 户;赵家 5 户;陈家、余家一样多,都是 4 户;张家和文家也是一样多,都是 3 户。还有一户范家,是西吉县将台堡人,十几年前搬走了,这几年又搬了回来,是人常说的故土难离,还是在异地站不住脚,我也不好打问。只是有一点,你要写清楚,这儿从来就没有一户思家,倒是有几户司家,听说早在民国九年大地震时,人都睡得死死的,院里几口土窑塌了,全部被压死了,没有留下一个人!

“你刚过来时,一定看见新修的学校了。那里以前是个堡子,墙高得很。解放初期的乡公所,就在这里面办公。堡子是大地主吕虎城修的,听说他以前是邵山乡的乡长,骑着高头大马在川里跑来跑去,威风得不得了,光是堡子就修了三个,兄弟三人一人占着一个。尤其是老三,绰号叫‘三鞭子’,仗着老哥的权势,经常欺负得人无路可走。李家在这一带,人多粮多银元多,很有影响。可是新中国一成立,就没落了。

去年在老堡子的基础上新修学校，我说把老堡子给保留下来，时间长了，还是个文物。可香港投资人不行，说是院墙挡着教室里的光线，硬要把堡子推平了，才能拨钱修学校。结果，就把保留了几十年的一个堡子平推了。

“由于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加上现在的人负担重，拖累大，生育观念转变得快，只要娃娃生合适，就再也不想生了，导致现在乡村小学里快没念书娃娃了。我们八个老师，总共才教着六十几个娃娃，不到城里一个班的娃娃数儿。细算起来，平均一个人才教八个娃娃，叫到宿舍里就能教了……有六个公办教师，还有一个1985年以后进来的、没有转正机会的民办教师，也有一个一月拿不到200元的雇佣教师……幸亏学校就在家门口，还能一边上课一边领孙子念书，要不然，我早就不想干了。”

离开时，我凝望着坐落在半山腰排成三排、被太阳一直照着的赵思文社，心中有无限惆怅！百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后来一场地震，再加上土匪的骚扰，使一度兴旺的村庄，险遭断炊之虞……但人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从两三个姓氏增加到五六个姓氏，几十年间，总人口一直在一百三四十左右。有的人早已与黄土浑然成为一体；有的人，走出大山间，看到了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

节衣缩食的赵氏四辈人，在百十年间，呈现出不同的生活轨迹！太爷爷脚穿草鞋，一步一步从余湾步行到原安“安家落户”；爷爷一双泥脚，披星戴月丈量着生产队的所有地块；父亲总算穿上布鞋，在泥土台子上教书育人；孙子在城里打工挣钱，还购买了一套楼房，已将奶奶接到城里，让她端坐在暖气片前，透过雪白的纱窗，细看逼仄的街道上如蚁的人群和喧嚣的车流。如果将阿阳古城定为坐标，他们的父辈是没有心思和能力，在城里寻找一处“立锥之地”的。他们只能远躲乡下，靠力气吃饭；而他们的孙辈，显然已不能循规蹈矩地重复父辈的老路，在

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天地里“坐井观天”，他们要尽可能地涌入到时代洪流中去。

眼下摆在赵老师面前的问题很纠结：是去城里看儿媳的脸色一边侍奉老母亲一边领孙子念书？还是在乡下和女人一起耕种划在儿子名字下的几亩责任田？细一想，该先迈哪条腿，还真是个问题！但又仔细一想，赵思文——这个已成定论再也无人操心更改的地名，在今后若干长的时间长河里，仍将一如既往地以显赫的“赵”氏命名，便又觉得没有一点负担了。

百富村有八个社 400 多户 1000 多人。这是我去的第二个村。

整个村子，夹在两座山之间，从远处看，颇似一个倾斜的簸箕，由高到低，分布着八个社。秋季进行了大规模的覆膜，数千斤地膜被无数双辛劳的手，一寸不留地覆盖在地上，只待春上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后，村民们手提铁铲，躬腰在地垄上点种玉米。若是雨水和节，秋季又该是“秋收万颗粟”了。正坐在火炉跟前喝茶的贾主任，兴奋不已地说：“现在农村政策好得很，农民一年要闲满满的五个月呢！”

斜靠在绸被子上的九旬祖母，满脸的慈祥，附和着孙子说：“乡里人少空气好，吃啥都香得很，所以我急忙不得死，把这帮等着吃我献饭（方言：送葬时做的饭）的馋孙快要急死了。每天都要进来几遍，看我死了吗活着呢！”老奶奶一点儿也不忌讳“死”字，都快当成口头禅了。

“反正你比我爷爷命大，我爷爷苦了一辈子，没享上多少福，土地承包后几年就走了。你比我爷已经多活了二十几年，我爸做的棺材和我姑缝的老衣，都快朽了，你咋到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呢？”孙子也是半步不让。

“那是我的命大！”老奶奶继续斗嘴。

“这个社叫李百祥社，咋大多数人又姓贾，到底是咋回事？”我连忙地问。

“我们这儿有个顺口溜：樊家圪上没樊家，罗家湾里没罗家，同样的，李百祥家也没一户李家。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叫民国九年的地震一晚上给埋了。地震这东西不长眼，见啥灭啥，连一座山都能摇平了，小小的人算啥呢？所以，现在这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姓贾。据说老先人是一个姓贾的秦安货郎担儿，人很清俊，精明，一根扁担上挑着两个箩筐，装着糖果、发夹、红头绳、雪花膏、香胰子，手里摇着‘哐啷、哐啷’的拨浪鼓，走村串户售卖。他来到咱这里一看，地都摇平了，便不走了，娶了女人生娃娃，才有今天这个湾里的这么多人！”老奶奶头脑十分清楚，也很健谈。

“现在多的人，把百富村叫贾府！年收入百万的有几家子哩！城里开馆子的，外面搞工程、跑大车的，都富得淌油呢！我想着，可能是老先人把村名字安对了，不叫个千富，或者叫个万富，咋就叫了个百富呢？”贾主任的口才，也是相当的出众。

“难道这村名，是由一个叫李百富的人名慢慢演变过来的吗？”我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就不太好说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老奶奶和孙子都有些语塞。

“那咱就说些其他的闲话。”我极力引导话题。

“说啥呢，没说头，人到老了没活头！我娘家在前头魏岔，打二十头上嫁到贾家以来，把啥苦没吃过，把啥气没受过？吃的亏，享的福，只有我和老汉两个人知道！老汉早就一个人躲在地底下享福、躲心闲去了，把我一个人丢下。人常说：儿走了儿房里，女走了女房里，把老娘扔到古房里，这话儿是石狮娃的屁眼门——实腾腾的。我生了八个娃娃，四个儿子，四个女子，都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了。死老汉命薄，没有多享上几年福。我算命大的，庄里现有三个九十岁以上的老婆子，我就能算上一个。耳朵好着，听起亮亮来；牙板好着，吃起香香来；只是到门外

面转着游去,要把拐杖柱上呢,防止踩不稳了摔一跤。现在,炕填得热热的,火架得旺旺的,茶叶缸缸满满的,尽些些油光纸包的碎蛋蛋好茶叶,就是一天到黑煮着喝,也喝不完。哎!有时间半夜睡不着,还猛地想起我的大儿子。他从小就爱喝茶,到头来却没有喝上几口好茶。他嫌他爸一个人睡在地下心急得很,就把我一个人扔下,给他爸在阴曹地府里做伴儿去了。我家的老大老实,没有一点儿瞎心眼,不会给人施一点路数,在庄里没有惹下一个人,都说是打着灯笼难寻的好人。他还没有来得及给我脸上苫一把土呢,就急着一个人走在我前头去了,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一想起这事,我就伤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双眼睛大睁着,心里的愁肠给谁说去呢?”

“你老人家刚刚还说得好好的来,咋又说开伤心事了?”孙子在地下围着火炉转着圈,打圆场遮掩。他早逝的父亲就是老人家的大儿子啊!

“我心里头明儿白的,我给这个人说些我心上的话,多少就能舒坦些,关你啥事?”老奶奶得理更不饶人。

“你家一直如意得很。老四不当干部了,大侄儿又接着干上了,尽是人前跑的人,谁都见了尊重得很。”有人在旁边开解老太太。

“老四现在做啥着呢?咋没有见到人影?”我又问。

“他在外面跑惯了,屋里一阵阵坐不住。不当干部了,和人合伙在双树梁上开了个麻将馆。爱喝两盅酒,天天醉得不像样子。我身体好着呢,他也就少操心。屋里有儿媳妇子端吃给喝的,有他没他都一样。我的重孙就有13个呢,天天在屋里出来进去地跑着看着,万一啥时候不行了,光是他们,就能把我一个死老婆子抬埋了。”双腿一直盘着的老奶奶,又恢复了乐观开朗的神态。

“我姑姑家的女子,前一阵子,还考了个什么联合国的公务员,现在在兰州城里上班着呢!”贾主任脸上也泛着迷人的红光。

离开贾家后,我特意在半山坡上逗留了一会儿。我苦苦寻找的李

百祥,现在看来,只能是一个停留在书面上的抽象符号了!这个温暖的名字,在做了若干年人名之后,又被情深义重的乡下人,唤成了一个永久流传的地名。这是李百祥的骄傲!也是百富人的福分!我一时猛地联想起,说不定李百祥的老哥或兄弟,就是这里响彻半川的李百富呢!只可惜,我手头没有多少书面文字来证实这一大胆的猜想。

本来,我还想找贾支书了解一些村上的情况。但不巧的是,他今日有事。他的二叔母去世,昨日从高台县被连夜拉来,要在两日内下葬,把一把骨头埋在老汉的跟前。这个可怜的八旬老人,没有念过一天书,可能不知道文人们所说的“叶落归根”。但她知道她要最终守在老汉的身边,一如活着时的那样。

我一直怀疑姚河村,就是“摇河”的谐音。应该是民国九年的一场大地震,把一座山在瞬间轻而易举摇成了一条河吧!

姚河村的地貌,可以说是支离破碎。一个湾里已有几户人家,刚转过这个湾又是几户人家,住房都在半山腰上,似乎一股大风刮来,就能将他们连人带房吹到沟里去。沟里也没多少水,坝塘近乎干涸。虽然有新修的村部,但大门紧锁着。有八九个老汉,分成两摊,正在太阳底下玩纸牌,一脸的满足。还有两个人,将三轮车停在半坡上装玉米秆。一个人从地里往前抱,一个人在半空接了往车上装。冬日的乡村,了无风景。时有风吹过,尘土不断,更给人添乱。

好在这儿有个名叫“张天师”的社,可以让人发半天楞,思古之情油然而生。老队长正在下粉,院里一根铁丝上,挂着几把还在滴水的粉条。厨房里雾气腾腾,勺和锅不时发出声响;帮忙的几个男人,脱了外衣,挽起毛衣袖子,双手在黑瓷缸里捞着粉条。我刚进门,老队长就惊呼:“今儿个天爷刮的是啥风,把贵人给吹到我这穷屋里来了。赶紧到屋里炕上喝茶暖着。”

“我当了十几年队长,听的多,经的也多了,但就是没有见过张天

师家的一个人。听庄里老年人说,这户人家就是这里最早的人家,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整家外出了,到底走哪里去了,庄里人谁也说不上。人家既没有回来上过一回老坟,也同庄里其他人没有联系过。现在说起来,就像是悬在天边上的一个人影儿,像有这么个人呢,又像没有这么个人儿。但人家的名字,自从当了这儿的地名之后,就接辈传辈一直叫到今天,也没有改过来。

“庄里只有 34 户 172 个人,却有大小七个姓,分别是伏家、刘家、陈家、张家、叶家、王家(刘家招的上门女婿)、李家(刘家带来的一户人)。当然庄里最多的姓,还是伏家人,现有 6 户 30 多口子人呢!

“我的老家就在秦安县安伏乡,据说这里是伏羲诞生的地方。西汉时的成纪县,地盘大得很,咱们静宁和秦安都连在一块儿,由一个县长管着呢!秦安县人口多,土地少,为养家糊口,男人担一个货筐,放上些针头线脑,穿上一双手编的麻草鞋四处走。听说最远的走到西藏了,把磕头拜佛的老藏民都吓了!我家光阴不行,打太爷手上起,就迁移到这儿生活,按每 20 年一辈人算,起码也有四五辈子了。这里土地宽广,只要肯吃苦,填饱肚子容易得很!我和老家的几家子原来还一直当亲戚走着呢,这些年,咱光阴不行,娃娃老实,女人有病,别人看不起,连亲戚也很少往来。就我的这个队长,也不当几年了……

“女人的病,是 1979 年公社里搞结扎时弄下的。刚开始,光是觉得腰痛,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劲大。哎,一转眼都 33 年了,现在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你看(他用手指窗外),她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死了都装不到棺材里去!去年通了自来水,水龙头在锅上接着呢;家里啥都没有养,不是我不爱养,而是看着她躬着腰,端个碎盆盆,提个泔水桶,每天三次给这些牲畜和食,我心里不忍啊!还有我们两个人的饭,她得双腿跪在案子上揉面。一边揉着面,一边还要操心灶火里的柴火……我是个粗人,心里大着呢,干脆就收拾了一个 75 马力的旋耕机,谁叫了跟